

讀
書
雜
志

荀子弟五

讀書雜誌八

高鄧王念孫

臣道

環主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楊注曰環繞其主不使賢

臣得用念孫案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

主也

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

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

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

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日入北斗斗有

環域也環域卽營域猶營繞之爲環繞營衛之爲環衛也餘見前不還秩下

字或作還成相

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

不還
秩下

刑下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楊注曰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念孫案古無訓刑爲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養交

儉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楊注曰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念孫案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

議兵篇持養下

補削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
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楊注曰：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
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閻匡救之也。引之曰：楊分補與削
爲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撓拂皆兩字同義。補
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
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
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削爲剪，
削誤與楊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
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蓋古

者謂縫爲割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違其惡

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念孫案違讀爲諱諱

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辟與緇衣注曰

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爲避故字亦相通墨子

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

關內

時關內之楊注曰關當爲開內與納同言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開通於君之心中也念孫案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開鞭

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相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爲關

辨其故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楊注曰辨其致憂之端念孫案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爲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

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
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
荀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
辯與變同

滅苦

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楊注
曰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念孫案苦當爲善
字之誤也非善苦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卽上文之
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

戰戰兢兢三句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溪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佗而止其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他不敬小人之危始也箋

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亾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舛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他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亾也故曰莫知其他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樂利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念孫案樂利當爲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

致士

隱忌

隱忌雒蔽之人君子不近楊注曰隱亦蔽也忌謂妬賢念孫案楊誤分隱忌爲二義且下文言雒蔽則隱忌非雒蔽也余謂隱忌卽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

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淡酷吏傳云張湯文淡意忌唯其
意忌是以雉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
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雉蔽也意隱
聲相近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
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
之部之字或與諱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
記天地詵合鄭注詵讀爲熹射義耄期稱道不亂者大
雅行輩傳作耄勤左傳曹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荀子
性惡篇驛驅驛驛
卽駉驥皆其例也

士其刑賞

定其常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引之曰士字義
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諱書出字或省作上故諱
書中出字或諱作上說見

大略篇

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浪猶實也言定其善

效出下

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

反

又訓事爲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

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盧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

貴名白

聲日間此恐有訛念孫案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
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
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
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

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郝云險當爲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
濯皆是念孫案郝說是也險非險阻之險乃儉之借字
耳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天戴記文
王官人篇多稽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
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爲儉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
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之山林茂正相反

本作

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
者道法之摠要也楊注曰本作猶本務也念孫案楊未
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摠要相對爲文作者
始也始亦本也摠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

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爲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駟騶傳曰作始也

廣雅

舉陶謨烝民乃粒萬

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旣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旣相對爲文言沱潛之水旣道雲夢之土始

乂也

竝見經義述聞

誠必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云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念孫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賢者貴誠用

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
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
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
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

政之隆 隆正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
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
之政之終也念孫案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
對始終是隆卽中也楊以隆爲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

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
不決隆正謂中正也

王弼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下
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

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爲崇高亦失之

節奏欲陵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陵謹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楊
注曰節奏謂禮之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言人
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
迫切也又解節奏陵而文云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
於刻急念孫案楊說陵字之義及節奏陵而文皆非是
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

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
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節此所

云節奏欲陵也

揚訓陵爲侵陵
誤與此注同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

安者而猶則也

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則速萬章篇作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

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

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

議兵

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元刻無善字

宋龔
本同

念孫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

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行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路亶

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楊注曰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念孫案路單猶贏德也上不恤民則民皆贏德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贏路也

今本贏路作贏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詳見管子五輔篇

管子五輔

篇云匡貧糞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以徵篇云好罷露百

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潞路露潞竝通是路爲
羸憊也爾雅云瘰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瘁
病也病亦謂羸憊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瘁作瘰
瘰瘰竝通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云潞羸也潞病
與路竝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
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竝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
而已矣楊說皆失之

焉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念孫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

延兌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斲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
之者潰揚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敵之使短新序作
銳廬云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表之
延謂衡布則其鋒長嬰之者斲也兌讀爲銳謂直擣則
其鋒利當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圍居一例可
知注未是矣

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

劉云角字當爲衍文蓋涉上而誤案語詞

設何道

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念孫案道術也揚以

道爲論說教令失之

不足印

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楊注曰
印古仰字不印不足印也盧云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
上不印衍足字

民齊者強不齊者弱

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有民字者是也上

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
民字亦當兩見

度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注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汪云案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

負服矢

負服矢五十箇盧云元刻無服字與漢書同念孫案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卽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執服先鄭司農云服讀爲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

其生民也陘陘其使民也酷烈

郝云陘陘卽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

致貪隘語意正同注以陘陘爲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陘亦非地險念孫案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盧云此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言以魏遇秦始以當時無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此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念孫案或說是

拱挹

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爲指念孫案指與挹通不

煩改字

有生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

諸本皆

作挹

治鄰敵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楊注曰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念孫案治讀爲始始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以始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始中國始治古字通疆國篇疆始中國楊注始或爲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寒兔也治諸侯卽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始諸侯

道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楊注曰道言也行也念孫案當訓爲行

慕其德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念孫案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爲德以與服極爲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竝作義

脫文八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陳云玩上文語意其下尚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卽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爲義念孫案此正承上文遠方慕

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鞞

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楊注曰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

石禮書鞞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

罪入蘭盾鞞革二戟小匡篇念孫案楊本作鞞如金石與

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

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曰鞞革重革當心箸之可以

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

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爲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然而兵始於壘沙唐蔑外

盧云壘沙史記作壘涉念孫案壘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

壘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竝作兵始於壘沙楚策云壘沙之事外者以千數則作壘沙者是

爲炮烙刑

楊注曰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
行焉輒墮火中烙古責反盧云炮烙之刑古書本作炮
格之刑格讀如度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
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念孫
案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
多用段說故盧本
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
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
據所見之書
略舉一二頁

溝池不拊

楊注曰拊古掘字史記作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
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拊當作扣篆文扣字與拊字

相近遂誤耳。盧云：案甘聲之拊不當爲古掘字。注後說當作拊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拊。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拊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拊之。皆作拊字。知此拊字誤。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楊注曰：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念孫案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明道而分鈞之分鈞。史記韓詩外傳竝作均分。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

誅之

有不由令者然后誅之以刑念孫案誅之以刑本作俟
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
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
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
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耶
民祥見宥坐

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

楊注曰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念孫案諸書無訓厲爲抗
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
也王制篇曰威嚴厲厲錯置也置設
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

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揚彼注云屬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除阨

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

人百姓眾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

之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

無禮義忠信

句

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

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楊注曰：焉慮無慮猶言

大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之以阨

狃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爲險也。念孫案：焉語詞也。

說見釋詞

慮大凡也。

說見前慮以上命全其德下。

除阨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

爲驅逐非也。除當爲險。俗書之誤也。

俗書險字作除形與除相似。

險

與阨同義馮衍顯志賦悲時俗之險阨是也或作險隘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阨或爲險當作除或爲險今作阨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阨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阨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

大寇則至 則失亾其羣匹

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念孫案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亾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爲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敦惡

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楊注曰敦厚也又禮論篇
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悍詭
其所敦惡之文也楊注曰敦厚也厚惡漢惡也或曰敦
讀爲頓頓困躓也念孫案楊說皆非也說文愍怨也廣
雅愍惡也康誥罔不愍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
篇引書作讞法言重黎篇楚愍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
曰讞惡也讞愍敦竝與愍同本篇之敦惡與毒孽對文
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爲厚亦
不得讀爲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憎所疾也諄郭音
之潤反
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諄與敦亦聲之轉

脩上之法

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念

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循

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侯曰循順君道篇曰百

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

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大射儀順左右限今文順

爲循莊子天下篇己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

持養

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楊注曰持此以養之也念孫案持

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道篇云

儉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
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
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
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
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
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會飢息
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
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亦皆
以持養對文

而順

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句而順句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云云楊以而順二字屬下讀注云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怒也汪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爲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校本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云爲之化而順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

矜糾收繚

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楊注曰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

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念孫案廣雅曰矜

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

曰糾收也糾收並從口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爲收繩

楚辭九

章注曰糾戾也繆謂繚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繚猶紕也

孟子告子篇注曰紕戾也矜糾收繚皆急戾之意故與

調和相反

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有薛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繚與調相反

揚說皆失之

猶既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宋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

盧依元刻作

王猷允塞徐方其來云君道篇亦作猷字念孫案謀猶

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爲

猶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

宋錢

本作猶

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旣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

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

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

盧云此處當本有注脫之耳亦非

掌窳

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會之楊注曰地藏曰窳掌窳主倉廩之官引之曰掌當爲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窳楊彼注云圓曰困方曰廩彼言困窳猶此言稟窳稟窳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窳之粟以會之若云發掌窳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相似故諸書

稟字或譌爲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朞三年

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引之曰朞者周也謂已周二
年也楊注非

疆國

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劉云案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念孫
案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爲如小雅都人士
篇彼都人士絜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馨大戴記衛
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

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最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楊注曰最聚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引之曰最當爲取說文取才句切積也

徐錯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卽取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取今譌作最

楊所見本已然辯見經義述聞

賁

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曰賁讀爲憤郝云賁

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
作憤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陳說同

面伐蔡

子發將

子匠反

而伐蔡念孫案蔡在楚北非在楚面不得

言面伐蔡而當爲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屬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楊注曰屬請也子發不欲獨擅
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念孫案古無訓屬爲請者屬
會也

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
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

言會諸臣以治之也

直有之

相國之於勝人之勢，實有之矣。楊注曰：「直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直誠也。」念孫案：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

曷若

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念孫案：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而言。楊注：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下歸一，一則爲天下笑，問何者可爲也。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爲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

執籍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籙之所
採天下之宗室也今本楊注曰執謂國籙之所在也念

孫案楊注本作執位圖籙之所在也

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執位也是勢

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籙楊彼注曰籙謂
天下之圖籙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圖籙之所在今本位

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籙爲圖籙非也籙

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籙又曰反籙於成王

是籙與位同義非謂圖籙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

天下之後也執籙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竝與

此同盧云執籙謂執力憑籙也亦非

見正論篇

脩政

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
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念孫案政
非政事之政脩政卽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爲正言必自脩自正
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王者
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卽上所謂忠
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卽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
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
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下

安樂 効頸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

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碎之是猶欲壽而効頸愚
莫大焉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
竝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
則與上下文不合欲壽而効頸楊云効當爲劓案說文
効或作娛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娛頭乎王庭娛頭卽
劓頭也効劓皆從勿聲故効字又讀爲劓史記循吏傳
石奢卽石渚自効而外索隱効音亾粉反宋毛晃增倚禮部韻略及班馬
字頊皆如是今本則改是効字兼有娛効二讀無煩改
効爲劓也

劓其脛

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楊注曰剡亦斬也念孫案

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并行剡剡起履正義

并急也。是剡剡爲起履之貌然則剡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

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

句義與此同顏注剡利也亦非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盧云此句或疑當在疆始中國下念孫案此汪說也汪

直移此句於上文疆始中國下是也

於塞外

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始可矣楊注曰於

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念孫案此說是也後說非

不可勝

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楊注曰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念孫案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

瞻曠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念孫案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闌入此句中也據楊注

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無瞻曠二字卽其證
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
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白刃扞乎冑

白刃扞乎冑則目不見流矢楊注曰扞蔽也扞蔽於冑
謂見斬刺也念孫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
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冑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
俠傳扞當世之文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冑殊
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

天論

脩道而不貳 貳之則喪 貳則疑惑

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

隸書循脩相似說 循順也貳當爲貳亦字之誤也凡經

見管子形勢篇 貳與貳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

貳字多誤作貳 又作隱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 貳差也言所行皆

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

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貳作貳則非

其旨矣楊不知貳爲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

釋之曰貳卽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

治要作循道而不貳足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

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爲貳貳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貳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貸之則喪是其證上注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

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爲

貳言差貳則生疑惑也貳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

惑也匿與慝貳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爲韻畸爲爲韻匿惑爲

韻此以枝知爲韻傾精爲韻貳惑爲韻貳慝匿竝通

故貳匿竝與惑爲韻貳則非韻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

音屬脂部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疢怪

不能使之凶

劉云案渴字衍此承上文而言彊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祆怪不能使之凶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行之正文加之

未至

祆怪未至而凶念孫案未至二字與上文禩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祆是生於亂卽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楊注曰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念孫案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

形能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楊注曰耳目鼻口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爲用念孫案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爲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卽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用也古

字能與耐通

說詳唐韻正

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厲態也

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

亦作能

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

易林无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

事能即態字也

多態謂淫巧

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

口鼻與形體竝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

所志於陰陽者己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己與以同

楊注曰知或爲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爲

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
是節然也

楊注曰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
心意

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念孫案心意當爲志意字
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
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
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
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一例此尤其明證也

怪星之黨見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楊注曰黨見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念孫案楊說甚迂且訓黨爲類
於古無據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
爲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爲不詞余謂黨古
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
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
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
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黨竝與儻同韓詩外傳作怪星
之書見畫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

之儻見

耘耨失歲

枯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楊注曰：失歲謂耘耨失時，使歲也。盧云：韓詩外傳作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枯與耨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難通。恣孫案：盧說是也。枯耘失歲，上對枯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爲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爲之說而不可通。

則父子相疑

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念孫案內
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不
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詩外傳亦無

三者錯

三者錯無安邦念孫案錯交錯也

說文作造云造道也

言此三祆

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爲措置之措失之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

楊注勉力力役也

念孫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
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此是祆由人興故
曰祆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

而不可畏也之上

揚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舊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

二句承六畜作祲之下

且刪去揚注而各本及盧本皆從之謬矣

今錄呂本原文於左而加訂正焉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
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
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
已至者人祲則可畏也桔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

田穡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殍人夫是之謂人祲政令

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祲

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

祲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托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

六畜作祲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

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祲祲是生於亂三者

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畜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

引

曰不可畏也當作亦可畏也蓋星隊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祲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祲也其說甚顯其畜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祲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揚不知不爲亦之誤故欲顛倒其文耳

外傳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心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聞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糶貴民饑道有舛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讎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妖之上是牛馬相生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謂人妖明矣

不睹乎外

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念孫案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

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睹作旦睹誤與此同

物畜而制之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念孫案物畜而制之制當爲裁思裁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韻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竝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爲韻也又案

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卽因注內制之而誤

匿則大惑 匿而采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楊注曰
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念孫
案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匿與隱同
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雅管子七法篇百匿
傷上威竝以匿爲隱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
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朔而月隱差也洪範民用僭
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隱作匿式漢書王嘉
傳引此式作隱而釋之曰民用僭差
不責董仲舒兩苞對曰無有差隱

言大惑生於差隱

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慝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爲慝慝邪也言文章邪慝而多采飾也郝風拍舟傳曰慝邪也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

荀子第五

荀子弟六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正論

則不然

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孰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

得云不然乎楊曲爲之說非是

不材不中

然而不材不中楊注曰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念孫案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

天下未嘗有說

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獄則天下未嘗有說也念孫案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

行之爲

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

揚注至意當爲志意

其行之爲至

亂也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爲相對爲文則行下不當有

之字

荀子書行爲字皆作爲今作爲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不容妻子之數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楊注曰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

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念孫案楊未曉數

字之意數猶道也

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累數也高注數道數也

言是不容

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

武是也至愚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

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

可以

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念孫案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

墨黥。恠嬰。其艾畢。非對屨殺赭衣而不純。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內刑而有象刑。墨黥。恠嬰。其艾畢。非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注。墨黥曰。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蒙其頭而已。注。恠嬰曰。當爲澡嬰。

謂澡濯其布爲纓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
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雜怪或讀爲草慎子作

草纓注其艾畢曰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
同紋也所以蔽前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韠也注
非對屨曰菲草屨也對當爲緹傳寫誤耳緹泉也慎子
作緹言罪人或菲或泉爲屨故曰菲緹屨緹方孔反注
殺赭衣而不純曰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
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
氏之誅以晝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緹屨當刖以艾畢
當官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

雜履下刑墨幪劉云其當作官非當作判殺當如字讓
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官罪以艾畢代之刑罪
以紉履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
慎子之言正可參證念孫案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
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愒
嬰上蓋脫剗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剗知之

赤旂

宋呂本
如是

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斲其首懸之赤旂宋錢本旂作
旂注旂
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念孫案解蔽篇云紂懸於赤

旂則作旂者是

同儀

故諸夏之風同服同儀楊注曰儀謂風俗也念孫案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貊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正與此相反

王者之至

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楊注曰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念孫案至當爲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

代皋而會

楊注曰皋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皋讀爲藁卽所謂蘭茝
藁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士喪禮茵著用荼實綏澤
覓俗書澤字作水傍皋傳寫誤遺其水耳代澤而會謂
焚香氣歇卽更以新者代之劉云案代皋當爲伐皋淮
南主術訓云馨鼓而會高注馨鼓王者之會樂也引詩
鼓鐘伐鼗念孫案周官大司樂王大會三節皆令奏鍾
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鼗而會與奏鼗而徹
對文淮南卽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鼗正釋伐
馨二字之義今本文作馨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
百九引淮南正
作伐鼗而會考工記鞀人作皋鼓

鼗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楊以雉而徹乎爲句而釋之曰。奏雉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雉徹言其僭也。又以五祀爲句。連下文執薦者百人侍西房而釋之曰。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或曰。此五祀。謂祠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剝云。案此當以雉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雉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

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

造

念孫案史記秦本紀容身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己篇煖竈池井禁藏篇作造

專言之則曰

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念孫案劉說旣得其句而又得其義確不可易劉又云案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孰薦者百人舉成數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

楊注曰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

念孫

案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

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

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郝云案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爾雅容謂之防張容二物與依而爲三

夾道

庶七介而夾道

宋呂本如是

宋錢佃本及元刻夾道竝誤作

坐道而盧本從之念孫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輓持納諸侯持輪扶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爲坐矣

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楊注曰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字夫老者
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者念孫案或說是
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羿彘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陳云
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
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僞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
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
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
微則莫若羿彘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

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尋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外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

不以簡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

盧云：下足字衍。

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

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云：按詭者責也。言扣人冢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漢書趙充國傳。

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
爲責今人但知詭詐不知詭責楊氏亦習於今而忘於
古矣此詭訓詐其義難通。

當厚

聖人之生民也皆使當厚楊注曰當謂得中也丁浪反
念孫案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
勢位富厚下文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舊本作不知足
楊云不字衍

潮陷

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盧云案潮
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

豈鉅知

今俳優侏儒狎徒皆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
不辱哉楊注云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速遽知朱子有
見侮不辱之論哉

盧剛速字非
各本皆有

念孫案豈鉅知者豈知

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
言庸詎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

說見漢書
陸賈傳

楊讀鉅爲

遽而云豈速遽知失之

與無益於人

將以爲有益於人則則與無益於人也楊注曰與讀爲
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念孫案楊說

甚迂余謂與讀爲舉

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

舉皆也

見左傳宣十七

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枯磔

斬斲枯磔楊注曰枯弃世暴風也磔車裂也又曰周禮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醢辜義同歟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疑辜卽枯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以爲成俗

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

俗念孫案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爲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卽以爲俗今本成上有爲字乃涉上三爲字而行禮論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無爲字

成文曲

今子朱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念孫案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典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戴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

禮論

五味調香

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念孫案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盃。說文盃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二十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盃。所以養口也。盃與香字相似，故盃誤爲香。而楊注不釋盃字，則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盃，與羹同。五味盃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盃。蓋因其可以盃羹而名之，故其

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盃字遂廢。此盃字若不誤爲香，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持虎 彌龍

賡兕持虎，蛟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楊注曰：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彌龍，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盧云：案持當爲特字之誤也。賡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

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
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
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
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
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念孫案
向聞盧
校荀子多用段氏之說而盧
校本所引者則唯此一條又云案彌卽說文之麋廣
韻引說文云膺乘輿金耳也讀若溷水一讀若月令麋
艸之麋金耳謂車耳卽重較也徐廣說爲得之念孫案
此亦段
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
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

道及

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楊注曰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啗司馬貞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倥謂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啗耳念孫案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啗二字皆非也楊以道爲行神亦非道及者覃及也說見史記禮書

積厚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盧云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念孫案不重者是也上文所

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不文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楊注曰：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盧云：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念孫案以猶而也。

說見釋詞

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

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爲悅尤非。

足禮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念孫案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云足謂無闕失失之。

竝行而雜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念孫案雜讀爲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竝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

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
作雜論銜別通篇集粹非一卽雜錄
楊未達假借之旨

人有是

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

是謂

也禮念孫案有韻爲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

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

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

曰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

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

索隱域居也

衣衾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楊注曰衣謂衣衾禮記

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會謂遣車所苞遺奠也。盧云：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會。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朱本。念孫案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會多少厚薄之數。衣字統衣。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字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會謂遣車所苞遺奠也。此釋正文會字宋本正文會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

屬

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念孫案屬合也

下文四屬下字義並同

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曰屬會也楊以屬爲付託失之

反其平

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

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晉語注始本根也

反其本卽復其始復其始謂苦無喪時也

卜日 卜宅

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曰月朝月初也月夕月

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嚮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

時舉而代御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

楊注是相反也。

然而

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念孫案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庚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

時爲帝者也

爾雅帝君也

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

堂則裘不御此代爲帝者也

帝今本誤作常

說林篇云旱歲之

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

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

太平御

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牋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

則裘不御此更爲適者也

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

或言時爲或

言代爲或言更爲是時代皆更也

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

故曰時

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

麤裘

麤裘哭泣憂戚念孫案麤裘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

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統爲裨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爲與統與，卽今弁字也。弁纁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統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纁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統爲

鼻統之誤說文寬冕也籀文作與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寬與弁三字遂廢此與字若不誤爲卑則後人亦必改爲弁矣

說褻衣

楊注禮記曰季康子之母外陳褻衣鄭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云正文說字疑當是說

不成內

薄器不成內楊注曰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也念孫案作用者是內卽用

念孫案幬者，柶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

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偽荒。鄭注曰：荒，蒙也。鄭風君子

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柶也。偽，當為帷。大

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以上荒，幬一

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柶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幬。幬，即

素錦褚之褚。幬，幬皆所以飾棺。幬在上，象幕；幬在下，象

幄。故曰：其貌象非帷，幬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

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

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幬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闕

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幬，大也有也。是幬與荒同義。幬

從無聲荒從兂聲兂從亾聲荒之轉爲憮猶亾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憮大東禮記毋憮毋敖大戴作無荒無傲矣

謂之墨

刻夙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夙謂之戮殺生而送夙謂之賊楊注曰墨墨子之法念孫案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夙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此云刻夙而附生謂之瘠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夙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楊注曰。養或爲會。念孫案作會者是也。下文母能會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會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兩會字並承此會字而言。

志意思慕之情 志意之情者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念孫案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爲積字之誤也。

儒效篇師法者所得乎情。楊注或曰情當爲積。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

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嘔餒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

者惻然不嗔情亦當爲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慊也
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

箭簡象

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桓箭簡象楊注曰

箭音朔賈逵曰舞曲名

左傳襄二十八年見舞象簡南管者注

簡未詳念

孫案箭象卽左傳之象箭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
爲句則箭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卽箭字之誤而衍者

脩塗

齋戒脩塗楊注曰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念孫
案塗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

鄭注曰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塗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

樂論

不認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盧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認乃認之訛莊子人閒世篤氣息勃然向本作諛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

美善相樂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甯美善相樂

宋本如是

盧從元刻改美善相樂

爲莫善於樂念孫案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
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
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
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
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
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
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
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尚成
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爲是

簫和

聲樂之象鼓大麗

宋本大
作天

鐘統寶磬廉制竽笙簫和箎

箎發猛塤箎翁博引之曰竽笙簫和箎當爲肅言竽笙
之聲旣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遝眾賢罔不肅和
是也竽笙肅和箎箎發猛塤箎翁博三句相對爲文今
本肅作簫者因與竽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
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箎箎似星辰日月今本
竽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盧云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

字似當有。

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終於沃者。

盧云元刻而下有降字下文終於沃者元刻沃下有洗字皆與禮記同念孫案元刻是

下文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道也焉字下屬爲句

說見劉氏經傳小記

荀子第六